

中篇小说

201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[上]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漓江年选 ◯ 品质阅读 ◯ 恒久珍藏

非
外
借

潘灵《偷声音的老人们》

石一枫《借命而生》

西元《炸药婴儿》

留待《摊牌》

吴克敬《新娘》

老藤《手械》

迟子建《候鸟的勇敢》

马金莲《低处的父亲》

宋小词《固若金汤》

陈仓《反季生长》

漓江出版社

漓江年选 ∩ 品质阅读 ∩ 恒久珍藏

201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[上]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8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:全2册/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.

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19.1

ISBN 978-7-5407-8558-1

I. ① 2… II. ① 中… III. ① 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1155号

2018 ZHONGGUO NIANDU ZHONGPIAN XIAOSHUO [SHANG XIA]

2018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[上下]

选编者: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

出版人:刘迪才

出品人:张谦

责任编辑:张谦

助理编辑:辛丽芳

书籍设计:石绍康

责任监印:杨东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发行电话:010-85893190 0773-2583322

传真:010-85890870-814 0773-2582200

邮购热线: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:ljcbs@163.com

网址:<http://www.ljiangbook.com>

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[河北省三河市洵阳镇化甲屯小学东 邮政编码:065299]

开本:69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58 字数:808千字

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407-8558-1

定价:92.00元(全2册)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[上]

- 001 / 后生命 王威廉
- 027 / 偷声音的老人们 潘 灵
- 090 / 借命而生 石一枫
- 236 / 炸药婴儿 西 元
- 275 / 黑熊怪 周李立
- 312 / 曲莫阿莲回家 阿微木依萝
- 348 / 摊 牌 留 待
- 387 / 新 娘 吴克敬

[下]

- 435 / 手 械 老 藤
- 475 / 候鸟的勇敢 迟子建
- 579 / 小花旦的故事 王占黑
- 637 / 低处的父亲 马金莲

696 / 固若金汤	宋小词
748 / 水击三千里	裴 蓓
829 / 赛洛西宾 25	大头马
864 / 反季生长	陈 仓

915 / 编后记

917 / 附 录

后生命

王威廉*

我说服不了任何人，最终也说服不了自己，但是，面对你们，面对把他当成是最高信仰的你们，我只能说：

“也许是我，害死了他。”

我作为一名资深的芯片研究专家，怎么会在封闭、无影的实验室里将李蒙的意识芯片给弄丢了？我分明紧紧地抓着它，就像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但那块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玩意儿就在我的手指间蒸发掉了一般，没有了任何踪影。实验室有着全方位无死角的全息监控，现在，几十个科学家被紧急组织起来，对着事故发生时的三维立体影像记录进行反复观看。他们像小学生那样认真真看了几十遍，然后面面相觑，一脸惶然。他们对芯片的凭空消失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这种意识芯片并非是普通的机械物质，而是近似于透明的有机组织，可以在电子信号与神经元之间建立联系。我一直认为，意识芯片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，没有之一。正是这个发明，终于将我们人类自身纳入了信息文明的范畴之中。换句话说，自从有了这个小玩意儿，我们的生命，至少是一部分生命，不再是血肉之躯。那些冰冷无感但是功能强大的各种电脑与机器造物，

* 王威廉，1982年生。文学博士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作家》《花城》等刊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获救者》，小说集《内脸》《非法入住》《听盐生长的声音》等。曾获十月文学奖、花城文学奖。现居广州。

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这不再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，这是一种稀松平常的客观描述。

假如还有人不知道李蒙是谁，那么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：李蒙，他可不是实验室的小白鼠，而是一个科学家；还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（比如我），而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。

正是他，创造出了意识芯片。

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父亲。

你们这下终于明白这场跟我有关的祸事了吧！弄丢李蒙的意识芯片，将会是一场巨大的技术浩劫。只有他，才知道意识芯片的根本奥妙。没有他，就没有芯片的升级换代，人类的复活计划就要无限期延后。

我被勒令关在实验室里，像囚犯那样接受审问。他们认为问题一定出在我这里，他们怀疑是我做了什么手脚，试图窃取李蒙的意识芯片。我申辩，我要李蒙的意识芯片一点用都没有，因为李蒙的意识芯片与其他任何人的基因序列是不兼容的（这是科学常识）。但这几个穿着黑色西装、表情严肃的人，对我的申辩很不满意。

他们说：“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你一定有你自己的盘算，说不定你想从中窃取意识芯片的秘密，以后宣称是自己的发现。这样的学术剽窃我们见得多了。”

这是用巨大的恶意来揣测我，我感到一阵恶心。他们来自一个神秘的部门，他们出现的时候，就是你被当成罪犯的时刻。我虽然清清白白，什么也没做，但面对他们，我依然有些胆怯，心里涌动着承认些什么也许就会解脱的冲动。可我能承认什么呢？承认自己的怯懦？我不该为自己感到羞耻，罪感是人所固有的，他们身上难道没有吗？

“我和李蒙是彼此最信赖的合作伙伴，是他托付我进行这场实验的，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？没有了李蒙，仅靠我一个人是不可能继续开展这项研究的。”

“那你好好问问你自己吧，有了答案再联系我们。”

他们把我一个人锁在实验室里。他们没有立刻把我送进监狱，这算是一种

仁慈吗？我想他们的意图不是显示仁慈，而是不让我离开“作案”的环境，防止我把那个已经失踪的芯片带到外界去。

我只得像狗一样趴在地上，寻找着芯片的踪影。明知道这样的行为是枉然，但我已经完全屈从于他们的压力。我用手指摸遍了实验室的每一个角落，还是一无所获。我的手指只是变得干燥，上边连灰尘也没有。

在光线均匀分布的无影空间里，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周围没有任何的动静，时间似乎取消了，我对世界失去了判断。我感到身体正在被一种说不清的状态给腐蚀着，我觉得细胞在蒸发，我在变得透明。

我记得当时我刚刚把芯片和李蒙的大脑连接在一起，正准备将他的意识转移进他的克隆体Ⅱ的脑颅内部。上一个克隆体没有接受他的意识芯片，只能被送往管理中心焚毁（之所以焚毁是因为李蒙的基因序列是重大机密，如果是普通人的克隆体出现这种情况，就会改造成肉体机器人）。上次的失败，让我这次不免紧张，我似乎有一瞬间走神了，可那一瞬间最多不超过零点四秒。难道就是在那零点四秒当中，芯片丢失的吗？

但芯片不是丢失，是消失了，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块芯片一样。

我伸开双手高高举起（那样子看上去像祈祷），手指似乎还能感觉到那芯片的质感。它像一只只有生命的昆虫，只是不会大动。我当时尽管戴着无菌手套，还是感到它表面黏糊糊的，像是鲜肉的断面。我把它和李蒙的大脑接通的时候，它似乎微微颤抖了一下，我从没想到它还会动，李蒙之前没有告诉我，因此我以为是自己的肌肉由于紧张在颤动。它是如何沟通了生命和非生命的，就连李蒙本人也没能在理论上阐释透彻，他只是不断地使用各种新材料去实验。我怀疑他的成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。

这种怀疑是源于嫉妒吗？我觉得不是。我认为科学发明有时确实需要运气，有很多发明创造都走在了理论认识的前面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

我放下双手，撑在膝盖上，像梦游者一般打量着周遭。我的目光碰到了还躺在那里的李蒙。李蒙的克隆体Ⅱ还躺在另一边，他们看上去很难辨别，而我

对克隆体的态度总像对待一个高级版的塑料模特。我站起身，走过去，靠近他们。他们的呼吸都已经停止了，普通的芯片手术是不会影响心肺等器官功能的，而这次是彻底的意识转移，大脑的功能完全没有了，其他器官自然都失去了控制。这两个身体连接着实验室的细胞凝聚装置，倒是可以长期保存下去。他们还没有被移走，也是担心芯片被带出去。而且，放在这里，对我也是一个惨痛的提醒：你害死了自己的朋友。

仅仅因为不见了一个小小的芯片，那个身体竟然就失去了生命的全部意义。那个身体变成了一个躯壳，一个完全物质性的生物组织。这就是死亡吗？我们对于死亡的定义是否能用在李蒙身上？我站在李蒙的身体旁边，凝视着他，他安详的样子好像随时都会醒来。我伸手碰了碰李蒙的脸，僵硬，冰冷，与冷藏柜的尸体类似。

我终于哭了出来。

李蒙是我的挚友，我们在这个领域里边共同探索了二十年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我从没想到他会这么早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且还是毁在我的手上。事故发生后，这是我的第一次哭泣。此前，我一直处于一种恍惚的情绪中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我总觉得芯片总是能够找到的，李蒙马上就能苏醒。我的这种希望并非是一厢情愿的，而是因为人类已经攻克了绝大部分疾病，只要病患不伤及大脑，大部分人都能活过百岁，而李蒙这时才四十岁，正值无限风光的壮年。我和其他人一直认为，以他的智慧，他迟早会研究出人类复活的核心技术。

泪水很快就干了，实验室一成不变的光线与温度，让我一个人的哭泣像是白痴的梦呓。我在李蒙身边坐下，看着他的脸，想象着此刻如果他还有意识的话，他会怎么处理。我让自己真正冷静下来，像科学家那样用尽全力思考芯片的下落。

我说过，这次的芯片不是普通的芯片，是独一无二的。那种已经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普通芯片，只是复制了人体的大部分记忆和一部分思维结构，就人工

智能领域来说，这的确是大大迈进了一步；但是，说到底，那依然还是复制或模拟的生命，而不是生命的真正转化，不是生命的萃取、复活与永生。

对这一点，我以前并不是真的理解，直到李蒙有一次和我争吵起来。

“生命究竟是什么？意识的来源太神秘了！”我记得李蒙很激动地对我嚷嚷道，他的双眼弥漫着一层泪水，“仅仅只是复制生命，那么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命运，区别只是在于，以往人类是靠生殖去繁衍后代，而我们现在掌握了基因技术，可以直接克隆人体，算是实现了无性繁殖，但本质是差不了多少的！”

“我不同意你这么说，”我当时很惊讶这些话是从李蒙嘴里说出来的，“人类掌握了基因技术，然后，是你，李蒙，你在生命和非生命之间建立了联系，我们可以用电脑储存记忆，我们可以用大脑直接控制机器，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！你的研究都差不多逼近造物主了！”

“可是，你知道，我的研究遇到了很大的困境！”李蒙叹口气，顺着实验室的墙壁滑下来，坐在地上，手臂撑着脑袋说，“我的母亲得了脑癌，这是最可怕的一种病，当时，我赶紧将纳米机器人注射进她的颅内，去清除癌细胞。但这种治疗方式只能延缓死亡，而无法根治疾病。因此，我用母亲的干细胞克隆了她的身体。你知道我们早已不像刚刚掌握克隆技术那会儿了，那时还是以培育单体细胞的方式去克隆，那样等到单体细胞发育成人，不但时间极为漫长，而且在意识上也已经是另一个人了。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提取基因序列，然后同步克隆各个器官，最终再拼装成人体。我们甚至可以设定克隆体的身体年龄。”

“是的，你用最快的速度，三个月就克隆出了你母亲四十岁的身体。”我知道他需要用这种和我聊天的方式去梳理思路，便陪他说下去。

“可是我无法将母亲的意识传导进克隆体的大脑里。我用芯片复制了她的全部记忆，再植入克隆体的大脑里，却无法激活和唤醒，只得借助电子脑设备，那个克隆体才被唤醒。但那只是一个拙劣的复制品，她成了我母亲的扮演者，

而不是我母亲。”李蒙握紧了拳头，在痛苦的回忆里挣扎着。

“因此你认识到仅仅复制记忆，并不是生命的转移。”我也坐到他旁边说，“生命的转移，需要的是全部意识的转移。但意识究竟是什么呢？意识是物质的还是反物质的？科学发展到了今天的程度，我们竟然会陷入一种哲学困境里。而哲学作为一门学科，早已死去多年了，跟更早以前的神学著作一样，几乎没人去看了。”

李蒙的声音哽咽起来：“我趁着母亲弥留之际，她还有最后的意识，就对她说，我一定会复活她的，但谁知道我的母亲竟然变得非常愤怒，她挣扎着要我答应她，要执行遗嘱里边写到的火葬，也要将记忆芯片一并烧掉。她要走得彻彻底底。你知道，这年头只要是手上有点钱的人，都会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遗体，渴望有一天有了复活技术，就可以重新来人间享受生活。我自然是一点儿也不缺钱，可以用最好的条件去保存母亲的遗体，而且，我一直相信，我就是那个创造复活技术的人。到时候，我第一个去复活的人就会是我的母亲。但是，我的母亲竟然要这样彻底毁灭自己，这是为什么呀？”

“那你怎么办的？你真的火葬了她吗？”

李蒙的母亲如此决绝，让我震惊，李蒙都无法理解，我更加无法回答。但我的情感又觉得李蒙母亲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。

“你觉得我会怎么做？”李蒙反问我。

“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肯定背叛了母亲的遗嘱，留下了她的记忆和身体。”

李蒙却没有接我的话，说起了别的：

“你知道，那些弥留之际的人，同意将自己的记忆借助芯片上传进入总系统，那将带给他们没有痛苦的濒死体验。在那里，他们仿佛没有死去，带着生前的记忆存在于电子世界里。”

“是的，他们成了电子化的存在，”我继续问他，“你是说，你把你母亲的记忆也上传进入了总系统？”

“那些家属觉得这样非常好，他们的亲人终于永生了，在另一个电子世界里

过着幸福的生活。”李蒙继续自说自话，嘴角向下咧，说不清是嘲弄还是悲伤。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我借机反问他，他特别喜欢辩论，我为了激发他的新思想，会经常做那个不断提出标靶的人。

“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个精致的谎言吗？那些可怜的人，只是在临死的瞬间体验到了进入永恒的幻觉罢了，然后，他们就彻底死去了，哪里有什么永恒的电子世界。那个电子世界是给不加深思的世人看的，总系统整合死者的记忆，模拟出死者生前的形象，展示出一些碧海蓝天的环境，然后跟生者聊天，告诉生者他们在那边过得很好，生者竟然会信以为真！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，可那的确带来了极大的慰藉，不是吗？无论是对死者还是生者。”我给他倒了一杯柠檬红茶，加了冰块，希望能让他的情绪平和下来。

“世人能从中得到安慰，可我不能，我反而感到更大的痛苦。”他喝了一口茶，喉结动了一下，那个样子看上去有些孩子气的桀骜不驯。

他盯着我问：

“你能体会到我的心情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能体会，那是我们的天花板。”

“天花板，是的，压迫着我们，让我们透不过气来。”

“也许，真的像哲学家，甚至神学家说的，人是有灵魂的。”我说完，叹口气，想起前几天在意识书库里调取了印度古老的《薄伽梵歌》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：“就像脱去旧衣服，穿上新的；死后灵魂离开身体，然后获得一个新的。”

“没想到你这样倒退了，”李蒙低下头，似乎对我很失望，“灵魂，这个古代人的概念，今天来看，我想只是一个不确切的比喻性说法，我们作为顶尖的科学家，就是要破解灵魂的本质是什么。没有什么不可破解的奥秘，只是人类的智慧还太低下。”

“嗯，还需要漫长的探索，也许，这不是我们这代人能解决的难题。”

“你刚才说过，我们这代人可以将记忆和神经脉冲转变为电子信号，从而打通生命和非生命的界限，这是了不起的创造。我承认，每当我想到这点，也会

深感自豪。不过，这让我更加有了紧迫感，我总是在思考，意识，或者你说的灵魂，如果也能够转变成电子信号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可以彻底抛弃这具血肉之躯，活在任何设备之中。比如，可以把你的意识装载在飞船上，去探索宇宙空间，那样，你就是那艘飞船，那艘飞船就是你，太奇妙了！”李蒙谈到这一幕，仿佛已经实现了，他一扫刚才的沮丧，面带微笑，神采飞扬，这是他极具魅力的时刻。

“我可不愿变成一艘飞船。”

“那没问题，等飞船回来了，再将你的意识重新植入你的克隆体当中，你依旧是三十多岁的小伙子，继续和姑娘们寻欢作乐，哈哈。”他举起茶杯，有些手舞足蹈。

“你真的火葬了你的母亲吗？”我给他泼冷水。

“行啦，你都知道我不会的，还问什么？”他转身，哼出了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曲》。“未来科学再怎么发达，应该都不会出现这么伟大的音乐家了，这也是非常困惑我的问题。唉，生命太奇妙了。”他感慨道。

“太奇妙了”这四个字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。我看着他的背影走向了实验室第三区，那里是他的专属王国。

自那天起，李蒙投入了没有止境的高强度工作。我很想深度介入他的工作，但他不肯。我脸上或许闪过一丝不快（心里确实怀疑他是不是为了提防我），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这次你真的没法帮我了，我要拿自己做实验了，因为涉及意识，我必须自己去体验，才能把握住其中微妙的感觉。”

他这句话打消了我的误解，我感到羞愧，不过，我很快又担忧起了他的健康，万一他的意识受了损伤可怎么得了！他让我放心，只要一日三餐能看到他就没问题。他是个十足的吃货，简直像饕餮一般，一顿能吃一斤牛肉、半斤大虾和大量蔬菜水果，他的高级私人医生认为这正是他创造力旺盛的表现。但我不这样想，我觉得那是他焦虑的表现。我不是医生，我的想法没有人会相信，

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本人，他含糊糊地说：

“这个问题，我从没想过。可这是个问题吗？吃坏了胃，换一个就是了。”

“没错，你已经换过一次了，不在乎第二次。”我不知道怎么劝慰他了，只能嘲讽。

“大脑也能换就好了。”他不在乎我的嘲讽，只沉溺在自己的思绪里。他双手抱着脑袋，紧紧闭上了眼睛。

难题就在大脑。

大脑会老化，正如李蒙的母亲那样，即使用最先进的纳米机器人去修复脑部细胞，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终有一天，大脑这座熔炉会变成熄灭的灰烬。因此，大脑的健康构成了生命的大限，想复活，想永生，想转移意识，就必须破解大脑的奥秘。

但很可惜，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停滞不前，即便人类已经可以克隆出和原生身体一样的大脑组织，但它始终无法像人的生命那样获得意识而后“苏醒”（诡异的是，单体细胞培育逐渐成长的就可以成为新的生命）。科学家们只能将电脑植入大脑组织内部，靠程序和电力驱动神经元系统，这样的人只是肉体机器人罢了。肉体机器人在家用市场上很受欢迎，可以作为管家、女佣、性爱伴侣、代孕工具等。由于价格极为昂贵，基本上还只是富豪们的用品。当然，也有人用积攒多年的存款，买这样一个肉体机器人一起生活，因为这样既可以有人陪伴，避免孤独，又可以逃避婚姻的种种麻烦（如果不喜欢这种性格设定，还可以设置成其他的）。这导致婚姻制度受到极大冲击，虽然还没有消亡（因为爱是人的本质欲望，这是肉体机器人无法真正给予的，只能模拟），却也变得开放包容了很多。

多少年前人类最为惧怕的电脑出现生命意志，依然停留在想象之中。的确，有很多领域电脑和机器人已经代替了人类在工作，但没有了人类的管理，它们依然只是会执行特定行为的非生命。我有一次无意调取历史信息，看到在公元2017年的时候，人类下围棋输给了电脑，电脑还学会了写一些简陋不堪的诗，

当时的人们就变得很悲观，觉得人类快要被人工智能取代了。可现在看来，那是多么低等的人工智能啊！电脑是会按照人类的审美规则去排列词句造出诗来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电脑并不知道那是诗，那意味着什么，那只是它在执行人类的意愿而已。直到今天，科技进步了这么多，电脑不但会写诗、写小说，电脑还会根据故事情景的设置拍电影，但电脑并不知道它在做什么，那意味着什么，那依旧只是它在执行人类的意愿而已。因此，从本质上说，人工智能依然是人类智能的延伸与增强。想想也是，连一模一样的人脑都无法获得意识，更何况是人脑创造出的电脑。

李蒙不断地和我交流他的思路：如果意识能像记忆那样通过特制芯片转为电子信号，然后在一个全新的大脑里重新释放变回意识，那不就是一种复活吗？

“这样的实验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次了，原生意识无法复制到克隆体中。”我叹气道。

“我觉得是我们在量子层面探索得不够，意识和记忆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，记忆是存储，可以复制，但意识是本质驱动力，是不可能去复制的，那么，只有转移这一条路了。”

“说真的，李蒙，我对此越来越绝望了，也许灵魂是唯一的，是不可转移的。”

“不要再跟我提‘灵魂’这个词！”

他忽然朝我大吼了起来，我被吓了一跳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太阳穴变成了青紫色，牙齿紧咬，像低等动物要发动攻击了一般。他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，我完全不知所措，想不到提及灵魂会让他如此愤怒。

我什么话都说不出，只能沉默，却并不回避，坚定地望着他。

“大脑也是物质的一种结构，与其他物质是一样的，只要我们足够耐心，肯定能够掌握大脑的全部秘密，而意识，只是大脑那个物质环境生发出来的一种现象，一定可以被我们掌握的！”他居然没跟我道歉，继续和我大声说话。

“你说得没错，”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，“但如果‘意识’这种现象无法脱离原有的物质环境呢？它们是一体的，不可分割呢？你怎么转移？”

“不，你这种说法太机械论了，太愚蠢了！”他气急败坏，直接用语言攻击我。他不再看我，来回踱步，“意识就像是火，在特定的物质环境下是可以点燃的，你懂吗？如果按照你说的，那么这个原本物质的宇宙是如何诞生出我们这些生命来的？意识不能凭空产生的话，那整个地球至今只能是一片荒原，最多长满了没有意识的野草！”

他涉及意识起源这个宇宙的终极之谜，我早已放弃了去探究，但现在我认识到，这个秘密与目前的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，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。李蒙是比我智慧得多，我甘拜下风。

“没错，是我愚蠢。”我停顿了一下，“可你这次不是逼近了造物主的领域，而是真的进入了造物主的领域。”

“什么是科学？不就是一直在向那里挺进吗？”

“我能帮你什么，以后直接告诉我就好。”

“好的。”他逐渐平静了下来，对我说，“对不起，我已经快被折磨疯了。”

“是人，智慧就会有边界的。你已经很了不起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他冲着我微笑了一下。

三年过去了，李蒙对芯片做了极大的改造。由于我不了解关键的技术部分，我差不多只能做他的实验室助理。但我也目睹了许多诡异的事情，比如李蒙经常和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，研究他们临死前意识的变化。由于他所关注的是意识的去向，遇见迟迟不肯断气的病人他还会很生气，等到病人咽气了，他兴奋得哈哈大笑。我觉得他的研究让他丧失了对人的基本的同情心。我和他聊天时暗示过他，他对此不屑一顾，他觉得自己的研究是为了人类复活的生命大道，如果他的研究成功了，那些他研究过的死者，将会获得率先复活的优惠。

“你研究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对他们许诺的吧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对此并不回避，“这样说，他们很高兴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临终关怀了。”

“希望他们真的能享受到你的许诺。”

“我已经快要突破了，明天的实验你就能看到了。”他冲我神秘地笑了。

第二天的实验果然和以往的都不一样，那是一个患脑癌早期的老太太（李蒙对脑癌耿耿于怀），老太太的求生意志非常强烈，她希望能通过这场“手术”获得新生。李蒙拿出改造后的芯片，我发现它在外观上都有了很大改变，机械化的质感越来越少了，看上去像是有生命的昆虫。这个芯片不再是复制记忆，而是以量子模式提纯意识，然后再将意识释放进克隆体的大脑内部。

“因为意识是唯一的，因而这次实验用的芯片也是唯一的。”李蒙对我晃了晃手中的芯片，然后把头扭过去看着老太太。老太太非常紧张，李蒙按下催眠键，老太太顿时进入了麻醉状态。

“一个沉睡的意识比活跃的意识肯定更好转移。”

李蒙说着，将芯片的电极逐个放置在老太太头上，并释放纳米机器人，让芯片可以探测到每一个脑细胞，然后，他喘口气，盯着我的眼睛，满是不确定的惶恐。

“成败在此一举。”他启动了芯片。

我看到老太太的眼珠在眼皮下开始颤抖，进而开始转动，顺时针转一周，紧接着又是逆时针转一周，衰老耷拉的眼皮却越闭越紧，仿佛眼睛背后有什么东西在抽扯着似的。那个昆虫般的芯片竟然发出了微光，李蒙一动不动，死死盯着芯片。

“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能量，正好作为观测的指标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”

“测量仪的指针动了。”

“等指针摆到一百的刻度，你就准备将芯片信号输入克隆体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我紧张地盯着仪表。

老太太的嘴巴张开了，双颊深深凹陷，显露出濒死的状态。我不免有些担心。李蒙反而露出了微笑，说：“意识转移，那就是意味着这边的身体要死亡了，目前看来，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”